LIBRARY
JUL 26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4
.4
L36A25
1732
v.4

# 鹿洲初集卷八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會之評

## 傳

### 林元戎傳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生四歲喪母八歲失所怙依從父撫養甫二年從父又沒事從母如所生未幾從母亦棄世伶丁孤苦難名狀然性不羈好結納

當世賢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爲農夫沒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擊刺留心海務島澳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覘其有將才矣康熙丙戌擢臺灣水師右營把總壬辰遷福寧鎮左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其明年以熟諳水務調澎湖協右營守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踞全臺文武守臣或殉難戰死或逃歸澎湖澎臺相距一水居民洶洶澎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廈門各出家屬登舟亮力排

大將心事

衆議按劍厲聲曰（大將膽識）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等享昇平食祿稟捐軀報國正在今日（是）焉有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之理（是）丈夫死忠義耳寧能駢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耶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爽快無比）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登岸敢言退厦者斬（硬坐在主將面上得體）衆心始固（大將本事）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乏食（周到）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戰攻器械及諸軍需以俟大兵進剿共圖克復（壯甚）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官藍廷珍

統師至澎以亮膽識超羣忠勇出衆委爲前隊先鋒（得人）
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
大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砲臺發大
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忠勇）
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得窾）
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冲天燔斃
賊不可計數賊衆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壘（爽快）（平臺第一功）
乘勝進攻安平鎮賊目鄭定瑞悉衆抵敵亮復先士
卒登安平城竪大軍旗幟遂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所向無前）

臺之要害一旦而兩大捷百姓歡呼舁酒饋食知賊
不難平也十七十九兩日我師鏖戰鯤身亮駕舟夾
擊橫衝賊陣賊大敗入水淹斃斬獲殺傷無算自是
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晝夜固守以老我師施世（賊亦利害）
驃命亮及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分兵間
道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藍廷珍復統大軍繼
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于蘇厝甲賊死傷遍野夜戰
黎頭標又大敗之次日窮追敗之于木柵仔復敗之（勢如破竹）
于蔦松溪遂克府治七日之內恢復全臺紀功第一

總督滿保手書褒揚勞以白金四百兩方之古賢將
馮異曹彬云雍正元年春授南澳鎮左營遊擊秋八
月擢臺灣南路營叅將俱未之官以議敘平臺功加
都督同知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再加一等九月引
見溫綸褒嘉　特擢臺灣水師副將　賜孔雀翎寶
刀貂皮緞疋火鐮包帑金二百兩蓋異數也途中聞
䘏報奉　旨特授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海外重地甫
大將本領
離兵火亮撫恤窮黎正己率屬整飭水陸兵防和衷
文武創建郡治木城民歡樂之南北路內山生番未

習教化性嗜殺時出沒爲民害亮設法招撫傾心歸（功成集國非倖）順者一百八社男婦一萬八百八十七人於是附山（將帥才也）居民咸得安堵事聞

上大悅賜金一萬兩從優議叙特加四級亮仰體

皇仁因番性所嗜購色布漳烟鹽糖等物遣官遍歷各社宣　朝廷德意賞賚諸番歡呼之聲震山谷計（得封疆大臣體）動用賜金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尚八千一百四十兩有奇封貯臺庫流交公用絲毫不私爲已有也（廉）雍正五年春奉　旨移鎮浙江定海定海四面汪洋爲浙

東吭扼亮殫心綢繆訓練卒伍日率戰艦弁兵巡防周歷南抵溫台北窮盡山花鳥不敢一日自暇逸積勞成疾卒于官年六十有四賜祭葬

論曰林元戎名將也人知其平臺先登功第一不知保守澎湖尤爲節之大者門庭寇逼僉謀委去獨以一末弁排衆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圉不特忠勇冠三軍於大義皎然星日矣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宜其虎吼雷奔鹿耳鯤身莫之能禦也分兵西港永奠東寧千秋百世之後扶桑日出之區言臺澎遺事者不能

不爲此君屈一指嗚呼可不謂奇男子哉

平臺首勳赫赫在人耳目至保澎大功大節則有知有不知者澎湖爲臺厦扼吭一失則內地動搖賊得所據我師安能飛渡鹿耳七日奏揵是澎湖一守於平臺功已過半況封疆之臣効死無委去之理徒知享昇平食祿慮緩急毫不可恃 國家安賴若輩哉仗劍數言忠義直貫星日彼縮頸奔逃者能無慚愧入地名手於此處獨寫得有聲有光所以勵臣節而維世道非徒在文字之佳也以

下歷叙血戰成功如觀垓下繪圖簡潔明快允稱
良史

先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公諱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世居莪谿鄉爲閩南著姓曾從祖紫濤公諱銘球明侍御歷宣大三邊湖廣巡按有聲族祖義山公理以平澎臺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諸弟皆將帥公少樸拙耕于野作苦忽有所懷喟然曰吾其爲持戟之士（不敢奢望）乎義山公移鎮舟山不遠二千里渡海自請入伍（有志出力）日習騎射舞戈揚盾蹻捷如風又善爲火攻鎗砲無虛發義山公壯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越四載遷磐石守備又六年授溫

州鎮右營遊擊追賊于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獲其人船贓械復在鳳凰外洋巡捕賊艘晝夜窮追至青水大洋沈其一舟又獲其一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當事以爲能調溫鎮中營遊擊甲午夏在官山外洋捕賊復追至青水大洋斬首二十一級奪二巨艦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絕島險遠僻深從來官兵不到之地窮搜靡遺洋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如嬰兒女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已讒于總督滿公保將劾之提督吳公陞

忠勤　禍根　好箇　上官

固爭謂此兩浙第一良將滿公未信也會關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巨砲戰艦逸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封疆諸臣滿公入覲面奉

諭旨由海濱巡行南下提督偕至溫州時方憂逸盜未（令語殺）獲溫帥來迎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帥曰彼在家（入勝利刃）觀劇未暇也滿公怒據帥揭密繕疏明晨將拜舟次瑞安公跪迎于江滸滿公曰觀劇忙耶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言某於某日乃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此劇頗可觀）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逸盜孫森等九

十餘人盡獲其戰艦贓物砲械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如夢初醒）幾失吾良將也名入冊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得意）何如余言不謬乎於是改彈章爲薦牘時丁酉夏四月也己亥春超遷澎湖副將夏秋間授南澳總兵官兼攝理碣石潮州二鎮務辛丑夏土賊朱一貴陷臺灣五月七日警報至卽簡師徒治軍需慨然以征討（是當時第一要着）爲已任條陳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時（英雄）滿公聞變亟指浙閩諸大師惟藍總兵可任已飛檄（所見不約而同）調公而自兼程趨廈途接公條議意見脗合大喜委

令總統水陸大軍領戰船四百餘號官兵一萬二千員名前赴征剿六月十一日到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狀謀于提督施公世驃曰羣盜皆烏合不足憂一攻即靡但其衆至十數萬誅之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今但張檄止殲巨魁餘勿問皆令自新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十有六日黎明師逼鹿耳門賊衆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冒死直前攻擊公率大軍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入郡之日無

是平臺第一良策

妄殺掠徧檄市里門書大清良民者卽爲良民自是賊脅從者多解散各爲自全計（攻心效驗）十有七日鏖戰于四鯤身大敗之追至七鯤身瀨口詰朝遣將以小艇載火具敗賊于塗墼埕水仔尾燬其戰艦十九日賊以數萬衆蜂擁牛車架砲列盾爲陣來戰公親督大砲連環迸發指揮將士賈勇爭先遂破其陣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衆大敗淹斃千餘人於是賊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一千二百名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

之背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 料敵如神
卽馳入施公營謂曰公宜遣將弁于瀨口塗墼埕等 要着
處分道夾擊某當親率大軍疾繼林亮等之後方可
萬全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兩日
間耳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二十二日黎明在竿寮
鄉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左右曰登岸棄舟何也曰
示軍士必死無有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 孫吳兵法
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
甚張公分兵八隊爲四正四奇而自將中軍馳赴之

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破膽)幟也公縱兵大戰賊稍却急乘勝崩之賊大敗薄暮至犁頭標屯劄料賊必夤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去帳(此着高)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至弗見大營方驚顧忽金鼓大震我軍突出四面擊之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于木柵仔復敗之于蔦松溪朱一貴率餘賊逸去遂入府治秋毫無所(王者之師)犯民大悅計自進兵以來先後纔七(神速)日耳於是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二十八日敗賊于大穆降朱一貴走灣裏溪大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及賊

于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公密購楊旭王仁和楊石楊雄等給與守備千總銜劄令糾合庄民誘致朱一貴於溝尾庄閏月八日朱一貴(如縛雞豚)及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等皆就擒復擒獲吳外陳印李勇陳正達盧朱於是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等皆向大軍乞降南北二路弁兵擒斬賊目顏子京鄭定瑞楊來萬和尚安撫各處庄社民番臺地悉平公奉檄署理臺鎮總兵官事仍統征兵秋七月南路阿猴林餘孽繼起復討平之降江國論鄭元長等遣千總陳章渡海

入郎嬌招降劉國基薛菊散其餘黨已而陳福壽等後先俱至皆渠魁也爲之美衣服恣其出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望日提督施世驃卒公奉檄署理提督印務招撫杜君英杜會三父子獲黃殿黃日昇郭國正張岳鹽水港六加甸紅毛寮諸孽先後思逞悉皆擒滅梟楊君林君李明黃輝卓敬等于市石壁寮餘孽復叛發兵擒獲蘇清林阿尾王敎等十五人皆斬之又擒獲賊黨陳成鄭文苑等十三人康熙六十一年廷議改設臺澎總兵官于澎湖臺灣府

治設陸路副將調公赴澎鎮守將行南路下淡水北路入掌溪奸民相繼作亂復發兵剿擒併遣諸將分道搜山先後獲林亨顏煙李慶黃潛等二十一人六月以提督姚堂奏奉
旨總兵官仍駐臺灣公遂爲臺鎮從征將士以次班師（細針密線）雍正元年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遣外委陳栩等捕之又遣千總何勉擒獲王忠劉富生等臺灣匪類根株盡絕（酣暢）冬十月奉
旨特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既抵任將弁行陣整頓一新立巡防之法數千

里波恬浪靜商賈晏然凡關係地方有裨軍國事務
竭智殫誠不遺餘力信賞必罰雖親故無所私一草
一木不以擾兵民而於賢才則深加愛惜必力爲揚
薦引與同升嘗云人才難得不爲國家愛惜培植而（可謂大臣）
媢疾壅閼非忠臣事君之道也以故汲引多至節鉞
者偏裨以下難更僕數然靡有德色也提師六載始
終一節兵民愛之以雍正七年仲冬二十有七日卒
于官年六十六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略似有天授指
畫謀謨皆合古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益諳練胸中

朗朗點竄纂稿皆中窾會教兒曹讀書明理盡脫弁
齡氣習焉雍正三年入　覲恩禮有加久而益隆先
後賜予蟒袍翎帽人參貂裘綺紵綢紗弓刀硯墨白
玉素珠珍玩器皿菓品食物之類凡二十四次病聞
遣太醫院劉君裕鐸馳驛診視至省遇遺疏乃還
賜祭金二千兩治喪　贈太子少保全禮葬祭
賜謚襄毅蓋異數云

論曰公一生忠勤好捕賊勇敢善戰常爲士卒先他
事恂恂如不及虛心自下功成名立令終有傲非偶

然也夫讒嫉之於人甚矣哨海稱戈可云在家觀劇（無限深情一唱三歎）含沙之口何所不至所恃當權勿輕以耳爲目而已（至理名言）使其時無提督吳公之保全大盜孫森之急救則良將已失誰復爲　國家建勳業垂不朽乎征臺大役所關甚偉滿氏實式憑之雖骨肉手足未足喻其相需之殷得無自嘆前此幾爲小人所悞否（是以難也）姤賢害能小人常態非聰明仁智公忠爲國者其孰能知之宮保一代名將得千秋名史筆以傳之亦是絕大造化卓卓乎垂不朽矣

黃廣文小傳 子陽復附

黃業字新江廣東平遠人所居鄉曰寨背明末設鎮平劃以屬今則爲鎮平人矣嘉靖間歲貢有隱德世守文公家訓居喪不作佛事授湖廣郎西教諭力持正學闢浮屠常言釋氏之敎虛空謬妄無益於世有害人心學者當如虎狼蛇蝎以避之不可爲所搖惑若誦法程朱踐履實地彼詖邪者將不攻而自破也在任數載清白著聲去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子陽復邑庠生敦行嗜學親喪廬墓三年悲號不輟撫

異母弟及兄弟之子皆自教之濟濟克有成婚娶畢
悉分以腴田而自取磽瘠者事載平遠縣志潮守吳
顥修郡志有傳康熙丁卯守林杭學再修則削之孫
恆亦庠生萬曆丁未歲歉捐家資賑濟全活甚衆
論曰鎮之有業景星慶雲也必力持正學始可爲澤
宮師儒前志逸其傳則以闢浮屠之故耳於何知之
一語破的
好證佐
於他傳知之澄海林孝廉侹相者吳志傳曰喜浮屠
春秋之法
學林志改曰精浮屠學此事觀之義自見矣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云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

矣名敎中自有樂地何事浮屠書之且害況精乎隹
好回護
相蓋有托而隱者未必眞溺浮屠林志一字之褒銛
文亦銛
于斧鉞
於斧鉞豈春秋之微詞歟因業而惡及其子則又何
其已甚也業持正學闢浮屠居喪不作佛事在任清
白著聲此鎭邑第一流人物余故特爲闡幽以爲崇
正之的

此鹿洲修潮志作也惓惓衛道之心溢于胸膈見
有與已脗合者則深嘉而樂與之雖按劍亦所不
辭黃廣文父子得無爲一吐氣乎

# 楊湘陰小傳 子州俊附

楊開字悅之廣東大埔人崇貞間以舉人授湘陰令流賊張獻忠擾湖廣陷岳陽癸未八月至湘陰火攻其城開集民兵突烟出拒賊于白鶴洞長沙陷不支爲賊楊天桂所執至湘潭誘之降不應授以長沙知府開罵曰我豈受汝賊官者恨不能爲國殺賊得從屈原遊矣（好同伴）挈妻子六人同沉湘江（竟是挈家從遊）將投時賊奪其冠開曰吾豈可囚首見先帝仍冠而死（從容）次子州俊順治辛卯舉人郝尚久之亂謂同年生黃標曰吾等受

國恩何論祿仕與否義不爲逆黨所汚遂棄家之廣城至鐵江値他賊不屈死之標亦遇害蓋父子前後殉節云

至言　可敬

論曰湘陰罵賊沉湘江從屈原遊得死所矣乃予州俊復能不爲逆汚鐵江遇害何楊氏之世忠節也受國恩何論祿仕與否二語可爲千秋之寶訓其說行天下無復有不義者

可以風世

兩世忠節凛凛如生敘次亦簡潔有味

## 姚烈士小傳

姚霽雲潮陽人明季諸生也性嗜學好古立品端介工鍾王書法崇貞十七年闖賊亂懷宗殉國雲聞報大慟數日不食逢人輒跳叫衆以爲癲又數日赴和平橋投江而死

（一生學問人品以上）（數字括之）（可憐）（烈）

論曰李自成起潢池覆明社當時臣工迎拜道旁上表勸進者有之即號稱名士儼然爲倫物所宗尚不免有四海歸心較湯武而無慚德之頌非我朝特申天討洗穢濁而清明則衣冠皆爲盜賊矣霽

（羞死）（名士風流掃地矣）

雲邊海書生如此其忠且烈也卽以和平江爲汨羅誰曰不可

傳僅六十餘字而一生學問人品臨難慷慨激烈以及夢夢世情無不寫到簡潔雄健非秦漢以下筆墨一論淋漓痛快尤堪震發聾聵

# 黃攝尉傳

黃新德海陽縣吏也讀書僅識字涉獵故事出語好（是半通人故）遣文人皆笑之家故貧義不苟取或勸以稍趨勢得周急新德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宣孟之（如此遣文亦不醜）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時人異焉康熙辛亥授廣西梧州府賓家寨巡檢弭盜有方郡守稱其才乙卯夏攝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時兵少議降者半遁者半新德曰棄城非守土之義降賊受戮（名言至論）社之誅不如死守脩雉堞整樓櫓身先登陴鼓舞衆

志相持者旬餘薪糧內絕外援不至呼其子日禱曰
如此便是兩全
忠孝不能兩全汝扶我老母旋歸後此奉養諸事皆
汝爲之汝孝于祖母即汝之孝于我也城陷被執賊
始終是好
欲授以僞官新德曰何面目見天下人王彥章且不
遺文
肯降唐況天朝臣子從賊乎賊欲屠民新德曰倡守
城者尉也誓不與賊俱生期滅汝曹朝食者尉也死
烈節仁心
賊殺尉足矣於百姓何尤賊怒斮之新德罵不絕口
亦難得
刃斧交下碎其屍家人四婢一皆死焉日禱負祖母
得脫隱跡丐食越兩載始還至家事畧

賜祭褒恤贈南寧衛經歴

論曰新德微官耳以死勤事可謂大臣矣彼擁節封疆平居赫赫莫巳若未見敵而棄城去者厥官居何等哉況於屈膝從賊曾狗彘之不如新德將叱而奴之敢曰孰尊孰賤耶

么麼小官竟作乾坤柱礎可敬可愛文亦寫得凜冽如生

## 李張白何列傳

李成功奉天鐵嶺人登順治己丑武闈歷官潮陽遊擊調潮州鎮中軍以叅將管左營事訓練有法能得（本事）士心康熙十三年總兵劉進忠叛成功仰天呼曰天（知聞其聲）步方艱臣心不改倘可誅賊九死何辭潛與城守遊擊張善繼續順公標防禦于國璉謀戮進忠進忠覺（討賊大義）執之誘以同叛不可刼以兵刃弗懼進忠偪之成功（有死無二）曰頭可斷志不可奪進忠曰汝爲中軍我以猶子待之何無義至此成功曰祿山叛國死於猪兒朱泚叛

國死于韓旻汝叛國賊臣不知死之將至我何爲從（正論）汝反哉進忠令斬之罵不絕口而死時甲寅夏孟二十有一日也事聞　贈驃騎將軍　賜祭葬廕一子奕桂守備

張善繼直隸彭城衞人幼習儒博覽羣書長爲孫吳學登康熙丁未武科鼎甲第二人巳酉授潮州城守營遊擊甲寅吳耿盜兵善繼赴省請餉爲出師備潮帥劉進忠陰遣腹弁楊希震赴閩獻欵耿逆授僞寧粤將軍印劄齎歸與進忠謀曰張善繼剛方固執深（賊口中說出）

得衆心宜亟散其卒進忠然之遂以所部衆分隸上承業李雲陳璉約束焉迨善繼歸而麾下已虛無人矣謁進忠曰公不聞晉王敦乎武昌犯順直抵江寧威勢未嘗不赫也兵敗身死發瘞斬屍自古未有叛國而克令終者若至崩騰蒼莽震懾旄麾之下繫頸求活晚矣進忠怒羈之馬王廟有明經林應璧者亦被羈善繼與談古忠孝事相得甚歡並披覽史書不輟若不知刀俎之及也進忠屢遣人諭降終不屈令斬之善繼臨刑嘆曰生未統師誅叛逆死爲厲鬼復

深讐遂遇害事聞 贈參將 賜祭葬廕子張大陞守備

白虎陝西秦州人久典戎行著勞績康熙十一年授澄海協右營都司簡閱戰艦製火攻諸具纖悉畢備文武同事者嘆爲奇才遐邇咸稱虎將云劉進忠將叛調虎與其子崇質入郡虎臨行謂妻張氏曰滇黔閩楚相繼盜兵吾父子當立功以報汝善撫幼孫無以我爲念蓋未知進忠有反謀也及至而進忠待虎加篤左右防範甚嚴越日乃知其事嘆曰我以出

師征討星月馳來豈虞變生意外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因潛焉淚下進忠傳虎見令易帽虎曰頭可斷帽（凜冽）不可易令剪辮虎曰頸可截辮不可剪（萬古存）隨責進忠曰付託全潮任重榮極不圖報國甘爲叛首恐皇天（辭嚴義正）弗宥也一旦師敗勢窮竄身茅簷亦不可得悔何及矣左右以虎搖惑軍心請斬之進忠愛其勇不忍刑曰此愚人不識時務耳復拘虎妻張氏孫士俊爲質（忠義之氣自不可少）虎與同志者密遣人赴省請兵恢復約爲內應謀洩將就刃謂崇質曰食君之祿死吾分也委身存祀惟

在汝崇質曰父爲忠臣子從叛賊烏乎可苟就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孟秋朔日縛至西市虎望北叩首曰君臣大義盡于此刻父子至情亦盡于此刻生不能提三尺手刃逆賊上報百廿下如聞其聲 國恩臣虎有餘辜矣百姓觀者爲飲泣張氏士俊窮無歸貧無爨襤褸衣衫行乞于市事聞 贈秩恤典如禮廕其孫白士俊守備

何亮潮州程鄉人澄海協右營千總也少充健兒每薄伐虓闞身先諸校戰功甚偉得授千夫長善馭兵

量機決策頗洞中都閫白虎以腹心待之資籌詩畫焉

劉進忠將叛檄全潮將士赴郡城亮隨虎至進忠以僞寧粵將軍印行事亮曰以逆犯順者亡進忠忘國厚恩敢爲叛逆亡在旦夕耳誓誅此賊方快我心或告之曰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如其敗天下之事死不足以塞責如其成天下之事生亦可以有爲亮曰否君猶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怨人固有志不可强耳虎遣亮訂李成功于國璉張善繼密請援師㤼復謀洩進忠縛亮叱之曰汝何敢作亂害我耶亮曰

背義賊臣人人欲誅豈獨亮哉我一片精誠上訴天帝當於冥曹待汝對質遂遇害亮之兄弟妻子被殺者九人觀者多嘆息泣下事聞奉　旨賜卹蔭其子

何閣龍千總

論曰劉進忠之逆也同城將士爲賊犬馬者多矣慷慨激烈取義成仁獨李成功張善繼白虎何亮與防禦于國璉耳 于國璉奉天人爲續順公沈瑞旗員進忠作亂瑞命璉偕都統宋文科鄧光明攻進忠戰于太平街鏖鬬三日璉身先士卒射傷進忠左臂賊披靡衆寡不敵終爲所敗瑞縛光明璉以降璉不屈縶之幽室諭降終不聽乃斬于市尸僵立不仆數日而不改容 舊志爲國璉立傳而李張白何皆闕焉余竊嘆進忠叛逆

當陳司農笏並與

呼吸死生威勢赫赫而成功面斥爲祿山朱泚善繼

比之王敦所以挫亂賊之鋒褫奸人之魄非淺尠也

白虎曰頭可斷帽不可易頸可截辮不可剪虎子崇

質曰苟就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芸之數語者可

以垂千秋登金石矣何亮未弁一則曰國恩再則曰

君父罵賊至死舉家殉之使天下守土之官人人做

此四君子雖有亂賊其誰與爲亂哉藥天柱礎端賴

斯人余故表而出之

四君子精忠勁節烜赫天地間父老至今能言之

潮志略而弗書只載于國璉一傳而國璉不屈之處亦不言及但云力屈被殺而已鹿洲旁採他志藝文兼詢耆舊特爲表章以勵臣節九原有知當必囅然笑也

## 李都閫小傳

李其昌字遜伯廣東程鄉人父成材爲善于鄉賑貧濟乏里人德之以爲其後必有昌者因以其昌名昌偉軀幹喜韜略補武庠弟子員慷慨自矢有棄繻請纓志值鼎革王師入粤仗策隨征以功署平鎮營守備時潮疆初定土弁恣睢握兵雄鄉里昌弗之善（有見識）也請於幕府願戮力疆埸得題授武昌守備再補直隸楊村營遷隰州專防都司康熙十二年告病回籍其明年潮帥劉進忠叛賊黨聞風響應脅其昌從逆

呂正色曰天朝用兵如神汝輩不知君恩亦嘗畏懼國威柰何背亂頑抗自取滅族吾受朝廷爵祿豈從而賊反耶賊怒掘坎活埋之終不屈焚殺（忠烈）其全家時仲冬二十有一日也子以猷方十五歲得脫告之官官無如何越四年以大赦弗究（孝子）猷呼籲不已當道憐之許自行緝捕卒得賊首（暢快）以雪仇恨

論曰其呂明於大義舍生取之忠矣假當年畏死從逆賊平之後終亦不免一死泰山鴻毛相懸奚翅萬萬哉父為忠臣子為孝子百世而下凜冽存焉嗚呼

其可敬也

活埋不屈焚殺全家忠亦苦矣剩有一子報仇天不忍絕忠臣後也讀之肅然起敬

# 黃龍泉小傳

黃仙春原名中通字理卿潮陽人淡泊守禮慨然有(所以)志于濂洛薪傳(立傳處在此)潮揭人多師事之順治辛卯舉于鄉授龍泉令涖任九閱月引年歸優游林下以詩酒自娛卒年八十四

論曰言濂洛於潮幾乎(可勝悼嘆)賁章甫而適越溺于禪者不(一害)足道中離講倡岐入姚江(又一害)墜緒茫茫尋者鮮矣仙春(難信)獨慨然有濂洛之志(豈有生機)可不謂豪傑之士乎惜所學弗傳而邑乘又言其詩酒自娛(更難信)則亦未知其果濂洛否

也彼駿而骨猶享千金況夫眞濂洛者（主意）
龍泉一生行誼事業無甚表見因潮陽縣志有濂
洛薪傳二語便爲立傳此鹿洲講倡正學誘人向
道之意卽千金買駿骨也無限深情流溢行墨間

# 林藍田小傳

林世榕字可亭海陽人明司徒熙春元孫也父應璧昌化教諭榕九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登康熙已酉賢書授陝西藍田令值歲荒一意噢咻以寧靜寬仁爲主日巡行原隰間勸耕耨捐牛種助民墾闢建義學延名士爲之師躬進諸生與論文有課士論文一書行世復葺文廟新呂祠求四呂先生後以主祀事改建昌黎祠合祀柳州以柳州故藍田尉也在官十二載謝病歸閉户著述隻字不入公門建宗祠增祭

業周親故之貧乏者病世俗停喪不葬嘗著歸厚錄二卷以垂勸戒蓋推論風水之無憑親骸之不可棄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而激發之廣推遠引靡所不周至於治喪不用浮屠尤三致意焉又著有瓦辻草世範纂家禮等書卒年七十四祀鄉賢子八人長元振化州訓導以善教稱長于詩早世次元擴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元貴訓導元掞縣丞餘諸生

論曰世俗信青烏家言停喪者衆矣余讀林氏歸厚錄悄然悲之歸土為安古今正理若富貴福澤則關

手作善降祥惟子孫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術以親爲市殊可痛也如世榕者眞仁人孝子之用心哉

藍田歸厚錄可與家禮並行關係世道人心甚大作者特爲標出以表其有功風化叙次亦簡核不煩

陳鄭二生列傳

陳脩字擴潛廣東惠來人邑諸生家貧嗜學棲山巖刻苦自勵其學以程朱爲本又喜讀遷史莊子書舉子業規撫王唐不肯逐喧鬧以從時好屢不得志于有司脩亦不以此爭得失抱負益豪一時文人執贄者爭先後有土弁者聞其名以百金聘却弗受曰阿齡雖飢弗食陶粟吾豈與鴈鶩爭哉晚歲文益古而道益窮嶔奇歷落竟不遇以卒年七十七

鄭國光字闇生惠來歲貢生也性勤敏諸子百家寓

目成誦日求詩屬文者踵相接順治乙酉邑舉人林學賢嘯聚作賊圍攻惠來縣孤城無援絕糧四閱月邑中皇皇（奄急）國光晝守城十策（有本事）邑令沈惟煌悉舉行之凡請援請勦請增旅請餉師前後血書二十四次援盧和從閒道達者皆國光一人所爲公牘秘函口授手書撊不停管（才捷）人稱其倚馬才（功偉）危城賴以保焉丁卯預修惠來縣志事竣始絕筆年八十

論曰陳脩鄭國光皆負才不遇坎壈以老豈所謂命（理或然）薄者歟（也）脩亢傲不合時宜窮且益堅固其志也國光

搖筆千言危城贊畫功在桑梓亦不克用於世悲夫士之處巖穴不能自表見如二生者恐亦不少有心世道有此一傳二生可不朽矣雖數奇不遇何傷特不能不爲需才者惜耳巖穴中尚有其人否吾將搜林臯而問之

## 陳明經小傳

陳復丕字虞章澄海歲薦士也少孤哀毀骨立事寡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餂威脅皆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于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殺其妻蔡氏以脅終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于內地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而後文藝親戚乏者分束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平鬻產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修學宮

置祀田築潰堤鄉人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
鍵户窮經學博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囚妻可殺而賊必不
可從此之謂志士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
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至老猶鍵户窮經不事干
謁一舉一動皆足訓方型俗明經二字平無愧焉

簡潔明快不蔓不支高手也

## 蔡廣文小傳

蔡叔度字介士廣東海陽人康熙壬子歲貢也以孝友著于鄉兄弟親愛白首無私財家訓嚴肅病不問巫喪不延僧婦女不踰閫閾司訓石城振文教勸輸將在官十八載多士彬彬禮法焉手植木泮宮比引年皆合抱人方之南國甘棠

論曰潮有叔度空谷足音也俗尚鬼病者弗巫則心危僧有地獄喪弗佛人稱不孝叔度能以正勝邪不長人非鬼責獨信其親爲篤行守道之親不敢文致

其罪假秃厮以超度之權可謂仁人孝子矣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洛有化者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姻家或數十年未相識惟以信命贈遺通慇懃風何古也我思古人忽于叔度得之善夫

士大夫所爲漸成風俗使天下郡邑皆有二三君子如蔡廣文何患風俗不正耶作者惓惓世道之心于此可見

# 陳廣文小傳

陳王猷字良可號硯村海陽人也祖衍虞平樂令父周禮太學生世有詩名猷年十九舉于鄉家學至性孝友與母弟四人祖父遺產悉與之昆季節嫠皆立孤為撫養諸喪皆為殯葬族祖百年絕祀者亦繼之至性歷曲江連州司鐸遷肇慶教授所至講經史明禮義多士負笈從學者廡舍為滿絃誦之聲達街衢文風翕然無忝師席丕變焉曲江射圃為榷部馬廄汙及殿廡莫敢問猷力請上官得清還舊例廣文見榷部皆羅拜庭下猷

以爲失賓師體挺然長揖時人韙之連學傾圯猷捐貲倡建醵金千餘成其事端州丁祭典禮闕略爲置爵斝俎豆祭器及樂器舞器集生徒學禮習樂入廟雝雝郡人以爲創見云卒于官年六十八生平篤學力行敦友誼周窶助喪吏僕難悉數文章推淹雅尤工詩詩得力子美昌黎參以歐蘇黃陸卓然成一家吟咏至老而不輟所著有蓬亭詩文行世

（中流砥柱）（可爲太學師表）（省筆）

論曰風雅一道難言之矣補鍋之匠妄鑄湛盧不有君子其流將於胡底乎海陽陳氏以詩學世其家推

（比比是也）

鼓者甚夥頗自負潮人多宗之猷其表表者也猷詩成一家言能淑其鄉之後學爲人有至性敦行誼在學蠹職無忝人師權庭抗禮凜凜乎臺諫風裁非復苜蓿先生舉動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吾於斯人亦云

平淡出之自覺老樸擅場廣文眞學問眞人品無不畢露視世之以浮詞混贊掩本人身分者相去遠矣

蔡文學小傳 子長焞 孫同高附

蔡相體字任士海陽諸生也事親以孝聞有兄二人白首奉之惟謹家訓嚴肅僧尼巫嫗無敢至其門者婦女終歲不出閫雖親鄰喜慶遊燈觀劇如雲喧鬧扃扉寂寂與潮俗迥不相同也長于詩工書詩宗岑嘉州書得顏魯國片楮寸箋人珍重之子長焞長熹熹以庚子副車貢太學焞字明如舉康熙癸酉武闈授千夫長防守普寧汛清介盡職四壁蕭然若寒士有以錢十緡進者焞駭問何來其人曰無傷也但者

牛勿禁賭博勿禁則月以此爲恆規可養廉不竭耳焞曰不可以養口腹不義之食也以遺子孫是誨之（名言至論可作語錄）賭也其人笑曰汎弁微官奚事矯廉爲焞曰非矯也官雖小受祿於朝豈敢以貪故自汚如犬彘不擇食（正義凜然時人想不到此耳）哉母病目焞舌舐復明孝友有父風能守家訓工書（家學）法時游神於顏柳間焞子祖坤同高高字世廣偕坤（淵源）並學祖父書能率教臨摹唐帖各極神似而高尤篤（祖傳秘鑰）好敦孝弟好學忘貧能赴人之急雍正癸卯兄弟同膺選拔而高以丙午省試卒于羊城督學惠士奇賻

其喪以歸里有癲者王明聞其櫬歸也哭之慟人怪之明日誰謂子癲夫豈不識君子耶(結有別致)

論曰蔡氏父子祖孫皆孝友清介正士也而皆以工書名美矣書於六藝一也不可不學(引人學書)顧海濱時尚以趙董爲宗見軟媚則悅之未有講晉唐風格者蔡氏傳家其殆得中原風氣者歟

書法一道海濱講究者少特傳蔡氏家學以樹之標此鹿洲一片熱腸以晉唐風格望潮士也

# 徐孝廉韓小傳

徐韓字景之潮陽人少失怙母黃氏明敏嗜學通子史百家言堅貞守義授韓以詩書紡績篝燈課誦弗輟韓亦克孝力學副所望康熙丁卯舉於鄉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己任出其門者多一時英俊數上春官不第以孝廉終未竟其用生平負氣節不謁權貴長吏之庭未嘗投一刺也雖環堵蕭然漠不爲意士大夫重之

賢母　孝子　盛事　可惜　清高

論曰韓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爲己任余聞之喜不

着眼在此一句

騤焉惜著述弗傳其造詣不得而知果所學出于正又能以正淑後學則大偉矣內承灰荻之教心志筋骨從嚴霜密雪中鍾鍊而成操履淸高矯然流俗之本覘其行可知其學以正許之可也有分寸

與黃龍泉傳同一引人向學之意衛道苦心隨感而發不肯放鬆如此

徐孝廉夢麒小傳

徐夢麒字忠移湖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轍子均（亦人所難）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爲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交情）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可憐）昔有某蜑婦一男頗佳願爲某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斂麒

拮据爲之經營窆焉訪所謂蛋婦男者則陳外遇產
友誼篤矣
也笑且詈曰豎子作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
不可少此一罵
爲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
情
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送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
形如畫
呱呱而泣者以爲女客來矣比至門停輿皆駭愕不
好女
知爲誰氏親眷羣趨視輿夫揭簾見抱兒者出則龐
客竟如黑旋風此時着實好看
然長髯昂藏一丈夫也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
母告以故舉兒畀之里人皆感激或泣下相謂曰此
可喜
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兒已成立且生孫

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

論曰麒為人孝友方正敦品行重廉節鄉人以未竟其用惜之獨詳細事何予存孤也事莫大于義敦師厚友風化所關況繼人絕世乎使一鄉一國聞風效尤則鄉國之民歸厚矣（作者深意）麒生平大節無踰于此烏可以細行目之。

孝廉存孤千載義舉此傳曲折周到寫得鬚眉欲活竟是一幅送子圖連中間許多人臉嘴神氣無不寫出史筆化工也

## 賴逸民卜傳

賴應字紹庭廣東鎭平人篤學高尚不求知于世超然有古逸民風宅邊有大榕樹手書一卷坐臥窮年爲人度量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如也鄉有賃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爲弗聞也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食之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

連年不解往返（奇）皆隨應應待之無（妙）改于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妙妙）行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欵之還其劵甲（此舉不可少）得田大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

論曰賴應古之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所爭或曰既如此曷不還田于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刁風不可長恐人人（是是）效尤磬田宅無以爲繼耳積誠以感之俟其倦而歸之亦（此着極高有儒者氣象）善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累其（老勁）逸

賴應鄉閭長者耳其事甚小寫來覺身分甚高可以風世皆緣作者滿腔在人心風俗上理會是以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 宣化農小傳

宣化農者陳其姓孟壯其名潮州饒平人也世居宣化里事農業目未識詩書然性狷介家貧絲毫不苟（本色）（廉介的成）取里人異之一日往黃岡買米負以歸量之多一斗（分明）愕然曰咄嗟彼悞也我不可受家人曰天賜也悞自彼於君何與（亦有理）且當其時則還之今已負至家相距二十餘里何辭爲壯曰不可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大義凜然）彼雖自失悞我奈何欺天日乎（伊尹之介）即負斗米疾走至黃岡送還之與人渡澳山樵採爲颶風所阻不得歸衆競竊

園間番薯以食壯獨否或勸之曰非義也寧餓死(伯夷之)旦日風不息或又勸之仍不可餓三日而歸其生平行(操)事多此類

論曰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若壯者眞堯舜之民也身爲山農日不知書立心制行不欺天日如此雖伊尹伯夷猶將揖而進之(聖人之徒也)敢以凡民目之耶士大夫居其位賅其民欺其君蠹其國者(此輩無餘地矣)視陳氏子何如哉

山農一行可嘉便爲立傳此誘民覺世意也

# 盧壯士小傳

盧和潮州靖海所人居惠來縣東郊涂項身長七尺黧面長鬚爲邑壯丁順治乙酉邑紳林樂賢爲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惟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名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胸藏血書懷二鴿從城南縋出夜暗如墨人對面不相見和匍匐膝行十五里至神泉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爲號夜或遇賊則蹲伏似狗又或似棄尸賊竟以此紿去書得達如

是者二十四次援兵至圍解（艱難）（快活）

論曰盧和壯士也義士也（定評）煢子匹夫能爲國家出力救全城旦夕之命厥功偉矣包胥秦廷霣雲斷指亦不過此忠此誠耳人有貴賤忠誠則一誰敢以壯丁目之

邑紳爲寇壯丁解圍千古異事如此忠肝義膽好漢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不薦于上而官之使寂寂以壯丁終尤爲千古恨事此傳表徵闡幽盧和死不朽矣

# 黎京兆傳

黎致遠字寧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柳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弘字媿曾歷官叅政以文章（省筆）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叅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叅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空谷足音）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閩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己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尚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當時以爲）致遠獨峻弗納終日

扃扉絕奔競時人以爲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異事〕公卿間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已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墻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輒負墻而退或以爲太冷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也〔可謂知人〕張公伯行任倉塲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慇懃致遠峻却之戒閽者曰彼爲倉塲張公來非爲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藉張公以爲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等可於此

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願納交者踵其門詭云與太史公面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粵還甫踰閾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爲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詈曰吾旣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如此方是若遲回猶豫便苟且矣）聞者歎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着意）歲進士讀中秘書者甚衆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命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歷中外明體用以備任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慎密每奏輒焚

草雖至親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
長湖廣係兩撫地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奚德愼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羹堯方盛他人未敢
言獨密陳請加裁抑深爲可取蓋致遠此奏留中舉
朝無有知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致遠之果不猶
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 賜
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清驛站塘汛
皆肅然盜賊屏息靖州有謬冲花衣苗恃險爲寇截

商旅抄村落守令苦之然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爲害滋（老成卓見方能綏靖地方）大移檄督撫提鎮言謬冲花衣苗焚刧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拿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

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畧（四語確不可易但庸才聞之咋舌耳）蠢爾不悛難于寬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黔省官弁何以

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天語煌煌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一行辭以對）重身命況苗性至惡莫甚于謬冲毋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勦捕懲一儆百化梗還淳倘再濡遲觀望致使生靈遭殃貽悞封疆咎將誰諉（筆下老辣）於是諸當事感動奮發齊聲勦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絕湖廣官弁冞入進勦渠魁就擒旬月平定（地方之福）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役竣則

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毀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
扶柩南還已酉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
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爲　國家龍興地勳貴
莊屯禁網疎濶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
力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爲已任案無停牘官無玩
愒遠近肅然又修舉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
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爲心多所平反
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
五十六以疾卒于官囊槖蕭然無百金之蓄屬吏士

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清白（此之謂善繼志）惟大叅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清風介節非人所及）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于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爲資斧不少留今妻孥饘粥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大過人處在此）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已（高處在此）人以爲孤高絕物不可攀躋矯矯

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所以爲君子）（視八）（百桑者更難）

敍次質樸不事鋪張而京兆一生介節覺奕奕有聲有光不止雲中鶴而已論贊尤高古可傳

# 鹿洲初集卷九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 傳

### 郭賢婦傳 媳莊氏附

郭氏字眞順潮陽周伯玉妻也伯玉名瑤以字行少負志節好讀書元至正中舉茂才異等不就隱居自（伯玉原非常人）樂與郭氏相敬如賓時稱海濱冀子郭幼聰慧父敎

諭授以書輒不忘通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能爲詩尤長於古爲人有智識善談論當世是非得失事了了（是一生出色處）胸中片言斷決雖老於謀者無以過也元末大亂盜賊蠭起從伯玉避居村寨寨衆方潛思嘯聚以聯絡守望保鄉村爲名聞伯玉故長者羣推領袖將奉以主寨事伯玉許之歸以告郭氏郭曰不可寨中諸少（卓識）年方驍桀自用其氣不可下勢皆不能爲人下而公（看破）爲禍首不亦愚乎夫矜能衒智者敗輕敵寡謀者亡（左國氣味）不度德量力而先於衆者禍外負智勇之名内收敗

亡之實公何爲一至於此伯玉曰吾已許之矣奈何郭曰第稱疾勿往請得爲公謝之居數日衆果詣伯玉所伯玉佯卧不起以病報衆頗失所望然猶以爲稍痊卽視事也郭氏因斂袵再拜辭曰公等不知伯（善下）玉無能謬推重寄光榮已極雖駑劣不堪猶思矯首（詞令）自奮勉慰衆望不幸福薄災生當幾疾作此天所以限伯玉也願公等熟計更立賢者無爲伯玉猶豫致失事機衆然其言遂引去别求主立之未幾以意見（不出所料）不協殺所立者自相雄長寨中大亂爲鄰賊所陷伯

玉幸不罹于難人咸服郭氏先見云初寨中多農賈（奇）儔相尚積粟郭獨勸伯玉分散之無餘藏日暮索綯人莫喻其意至是賊入盡燔所積聚伯玉引繩繫妻子併自縛如被掠者（妙計奇）賊不以爲意也乘閒得脫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帥衆南征時寨人尚未歸附俞以兵至將勦之郭氏乃作頌俞（爲）將軍引一篇（保寨計）遮道上之其辭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攀鳳翼附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

氷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瀕十載不斷干
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
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
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
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
茶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氂尾夜臥千秋月（詩中有畫）
去歲壺陽戊辛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
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為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
麟筆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良輔得其

詩大喜郭因力言寨人無反狀良輔曰此賢女所居其民必馴麾兵去溪頭寨得免誅夷郭氏脩辭之力也洪武中舉伯玉賢良方正徵書至郭氏又止之於是伯玉辭不就以山林終始終一節有子三碏礪鑛皆以儒術顯祿于朝少子彥器即鑛也以字行舉名儒第一歷官河南布政司叅議終朝列大夫郭氏百二十餘歲時伯玉與鑛俱先卒里人高其行崇祀鄉賢而郭以年老一省母家作歸寧自叙其辭曰天甲年來度二過暮桑榆景雪盈頭五經立業儒家雅三子成名壯

志售橋梓有光聯俎豆栢舟無憾泛橫流階前蘭玉
森森秀斑綵扶來到首坵又數載卒年一百二十五（好大年）
歲長子碏字彥敬爲棲霞縣令其妻莊氏亦讀書知
大義居常以禮自閑元末盜起鄉民多依山谷間賊
至挈妻孥入巖穴避之一穴多至百十人男女無別（奇）
莊氏獨不入彥敬促之莊氏曰男女授受不親行則
異涂居不雜坐禮也今以亂離之故混處巖穴之中（言言正論未）
雜然無辨廢禮甚矣妾不敢也彥敬曰然其如賊至（免有迂拙氣）
且據何莊正色曰無禮而生不如死即不幸見掠君（理正）

謂妾不能死耶請先試之（試得奇）引刀自刎而死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無保全者君子謂莊氏賢而且智云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娶

論曰郭貞順閨中豪傑也其賢智則合陳嬰母辛憲英爲一人文學禮法曹大家之流亞也其志行清高則老萊陳定王霸之妻差堪上下其享大年一百二十五歲則古今未聞有此不得不推貞壽獨絕矣二子皆賢流芳奕世得天之厚至於此乎（不可無此一層議論）婦莊氏有賢德以禮自閑殺身明信在當日良人與偕卽入穴不

畏無別遽爾捐軀似爲賢智之過由三日後觀之則後先均屬一死莊氏之智爲不可及矣是姑是婦可爲禮宗誰謂巾幗塲中遂無蓋世豪傑哉

眞順千古異人莊氏亦非常婦得鹿洲史筆以傳之奇人奇文可稱雙絕

##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漳浦杜濘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吳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警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絕年十八歸燕燕故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饘粥或時不充（甘淡泊）洪氏處之宴如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間言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眞誠迫切）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

以貧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症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勢不可爲無如何矣）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毋孝毋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毋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壻病劇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正論不刊）洪獨不喜辭令去毋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知大義）毋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毋毋戀我毋一月攜菜乾來

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壻食不盡矣姒吳氏在旁私謂
（一片苦心乃爲全）
曰孀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曩者嘗
（母讀之聲淚俱下）
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
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
勸立嗣姒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懇之曰
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
輒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茍飲曰生死與共藥何
（亦是正理）
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喚
嫂來爲我計世間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

又得洪氏為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堪不朽爲丈夫者鑒諸

洪烈婦處心積慮成於死者也上無舅姑下無子女一死亦極妥貼但母女之際殊難爲情耳讀至垂淚答曰一段令人腸寸寸斷矣

## 賴烈婦傳

賴烈婦名媧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肅嚴（平日正氣）動有禮法已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內室賴嫌几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事死如事生）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一日抱二歲女至姑

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為夫立嗣（要緊）五月之四日嗣定設祭畢拜謝舅姑（可喜）遂怡然加餐飯（心事畢矣）姑與之桃劈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刃為自裁計矣和顏入內引髮坐靈座旁（造次亦齊眉）從容自刎將刀置几上（從容極矣）姑闔房闔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仆（奇）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為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縫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談君請旌獎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屛水
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
（九原可慰死亦有功）
者耶宗祀有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
刃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
（址以維賴以立）
矯强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三載夫妻矢志殉亡可傷殊甚然必待立嗣既定
而後引決則一片爲夫存祀苦心更可憐也欲死
之速不待終喪即嗣定之後亦不能再延一日非
勇于取義者能之乎有此傳烈婦死不朽矣

林烈女傳

林烈女名蓁娘漳浦烏石人也幼頴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誡通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織紝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輩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閾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覿面者蓋其貞靜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殀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托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減巳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

女聞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貞志已定）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弗許亦是常情）母呼家人破户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百端許以（為立嗣）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屛黜鉛華凡親族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强笑語每當風朝雨夜嘗以吳事爲憂流涕哽（所以未死）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褥不敢令父母知也其意在吳（者為此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既歿繼母所出者尚幼久之寂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

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慘然惜不令吳翁知之）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衆駭愕未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相對欷歔潛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議嫁）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名媒妁有成議（此時不可）女默（不死難得如此爽快）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妙妙）屍歸吳三字乃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褒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皦日骨冷寒泉雖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誡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推本學問之功欲天下婦人皆讀書明理也）

不死于夫亡之日而死于議嫁之時可謂不造次者使吳家肯爲立嗣則歸而撫之可也使父母勿奪其志則長侍膝下可也從容就義慷慨完貞非學問涵養者不能

# 貞節汪太君傳

汪太君八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爲宮詹某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戚族欽閫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遭籍產蕩析流離至無立錐地（敘境遇之艱）汪左右支撐佐宮詹敦睦宗黨晏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轉接空法入古）矢志殉亡哀毀絕飲食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無所倚賴有負亡人臨終丁寧之托因强起襄葬事含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旣中落茹荼集蓼甚

艱辛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強延名師載所居斗室（叙事詳密而筆極疎宕）之半爲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飧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篝燈聲淚俱下其後併無賃屋資棲身靡所因賃地結篷編籬爲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歷歷如繪）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不欲生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愧勵（簡峭）癸酉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併同舉于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士官翰林

丙子仲子元旦亦舉于鄉三孫皆成名辛卯冬滿保
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汪就養官舍凡地方大
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則
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
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有聲名
庚子秋朝命博訪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
可嘉更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沒
特加旌表海內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
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廈門調水陸諸師征剿復

時時寄語勉以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强無爲湯藥分心六月捷書至喜動顏色焚香告家廟謝神庥謂人曰臺灣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兒能了此吾無憾矣聞六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論曰乾坤不敝賴有爲之柱礎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其一也顧立節各别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爲更甚矣鐵骨凌霜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玆聲○光○滿○紙○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

美又三子皆成名能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
難報之矣當宁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敘撫孤處瑣而能雅散而能整具此妙筆顯幽發
潛有功風化不小

## 薛節婦傳

節婦薛氏河南懷慶府脩武縣民薛道生女也年七歲許配邑人傅文鳳文鳳能讀書遊泮水康熙辛卯薛年十九歲議以臘月二十六日于歸將及期文鳳病篤父母舅姑咸議且遲之薛勵志已定（四字見全身）詢其母曰病何如母曰危甚恐不起故欲改吉期也曰期改而病可痊改可也改而不痊置我何地（一語潸然寸心刀斷矣）父母哀其志如期遣之入門趨視疾文鳳家素貧卧病土榻已大劇手足不能動移湯藥須灌乃入口薛晝夜侍側終不

寐舅姑諭令少息垂淚對曰夫一息尚存婦尚爲有

妻○其○欲○絕○

夫病勢如此欲長在榻前能乎如是者十有四日而

文鳳卒矢志殉之舅姑哭曰兒死次子幼風燭何所

三○字○見○薛○氏○苦○心

依幸留養我二人婦曰諾頃之所親或勸他適得聘

闌○得○斬○截○

金以爲養正色曰是玷傳門辱舅姑也躬紡績織紝

粗糲自安市甘旨以奉又三年舅沒拮据衾斂哀毀

盡禮夫弟年稍長爲納婦每以儉勤孝養訓誨之居

婦○教○之○也○

一○死○有○道○

數月見叔與娣可以事姑也慨然曰吾無身後憂可

薛○氏○節○孝○完○全○無○虧○矣○

從夫地下矣遂絕食八日而死臨死謂姑曰婦不能

終養與不孝同姑年老無悼傷且家貧餬口維艱幸勿以新衣斂遺婦以不安也姑從之時丙申夏四月二十有二日婦年二十有四歲

論曰薛氏之志可哀也十四日湯藥夫妻五年中荼蓼子婦義盡仁至吾無閒然矣（四字斷得確）世道昌隆風化盛美貞孝節烈所在多著未有如薛氏者見之定守之固出之以從容成之以果決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誰敢以巾幗目之

夫死而婦不死爲舅姑也舅死而姑未死婦何以

便死婦能敎叔娣以孝而代養有人也將薛氏一片苦衷曲曲傳出使人仁孝之心勃然而興此爲情至之文

# 朱貞女傳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絶異不喜華綵服或衣之輙啼脫去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掤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歷舉傳疏悉能窮奥義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唔咿弗輟諸妹喜爲時文貞女獨不曰非閨内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立侍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户外俟臥乃去晨則立户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

貞女之性便自過人

詳述貞女之學

貞女之孝敘次入古

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調和雍睦內外無閒言貞女父奉命督秦學遣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夫人卒于道貞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嗣後每日必哭哭餘操家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卯舉鄉闈無何遽疾卒訃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者俟若父來也及父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語父請之李終喪父

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哽咽志堅決不可回絕食三（毅然）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登舟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一時情景令人）慟出迎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舅姑如禮然（心惻）後適喪次慟幾絕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暇則手一卷自娛脫粟飲水妟如也家遣人視之則謂曰（愴然）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爲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其行喧傳當道議表閭貞女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

所志而已庸求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此處更不可及）素食不茹葷父曰何苦對曰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卧地哭嘔血復草疏賓朋皆諫阻貞女泣曰大人不得（大義凜然）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我父也誠無不格當邀聖鑒旣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闔室倉皇遷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户坐室中姑熊夫人破户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

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及知爲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可令醫人診視父强之固以無疾辭弟貟外郎必堦孝廉堪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可知引）於醫人腕下生也（斧斷臂亦緣看得道理透耳）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吾舅姑勿以我死爲痛則瞑目耳又曰我一生未嘗以寸金尺帛加于身死毋負我遂卒時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朱貞女壼內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殊矣凜凜節義從容乎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貞女爲今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以貴盛掩其賢故于傳中不敘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貞女至性過人又能深之以學其純孝大節豈惟閨壼中罕見其匹即鬚眉丈夫應亦聞之驚悸矣寫情寫景可歌可哭固是有功風化之篇

盧烈姬傳

盧氏潮州鎮總兵薛受益妾也先是受益佐閩爲建寧副將清明日出遊于郊遇婦女結羣祭掃先墓有女郎衣黑衣跨驢巾帨裙履皆如墨飄飄不類人間媛也受益以爲異縱馬觀之風來帨起奇麗非常詢從者知爲府小吏之女年及笄未許人受益屬郡守求爲貳室强委禽焉入門受益遷潮帥盧隨任之潮旦夕事主君甚謹動止皆有禮法受益及嫡妻屠氏皆愛之受益多内寵好交遊客多拜受益爲義父者

於是諸姬皆有義男年節悅辰稱觴上壽甚喿盧獨拒不納曰焉有二十歲之母得三四十歲兒乎（詞嚴而愬）時仲坑山開銀礦鎮轅月有陋規每至盈千百諸姬攘臂競攫之受益以爲笑盧凝立不動卽與之亦不受曰（廉靜寡欲）無所用此居久之受益以疾卒諸姬慟甚盧從容如禮舉哀數聲而已見嫡氏哀毀反勸慰謂死者不可復生夫人幸爲兒曹強自愛勿過悲傷恐生疾妾當（常情）從地下侍巾櫛耳諸姬掩口揶揄之越翼日盧櫛縱（謹身細密）笄總衣紳綦屨內衣縫紉相連極緊密上堂向嫡再

拜曰妾不才事夫人不克終今將隨先君於泉臺矣
屠夫人泣曰若年少毋自苦若未有子女虛負一生
吾當爲若善處之盧謝曰妾志決矣諸姬猶竊笑且（循是）
（爭妍故態却亦徑不得他）
恚曰撒嬌耳哭且不盡哀何有於死盧悉出平生所
蓄積簪珥衣服朱提玩好針黹雜物遍遺室人然後
及其母其父其兄皆拜辭道别衆以好言慰諭亦未（爽決）
敢遽信也還入室取繒帛爲繯挂㮰架上投而逝家
人大驚喧傳𪷎郡守梁文煊聞之遽往視曰烈哉風
（郡守亦得）
化所關不當置屍側室命舁出中堂視含斂拜而奠

之司馬別駕海陽令丞尉各營將弁及鄉士大夫皆
往拜厝其棺于受益之旁時康熙四十一年秋八月
二十七日也受益山東人事母孝時稱薛孝子盧氏（補筆妙）
閩之建寧人殉節時年二十有八歲
論曰婦人以立節爲尊分位非所計也使盧不死不（千秋鐵案）
過辱常一麗姬天下豈少美人哉從容就義骨有餘
香雖泰山之重褕翟之榮無以加於此矣世有身爲（極力揚厲以風立節）
大臣高談殉國而或呼家人飼猪或遍辭墳墓親戚
終不克死者對此方知盧氏之貴也盧非土著海陽（罪多人）

邑志逸其傳余聞之山人陳瓚特表而出之。（不沒人功。）

烈姬舉動種種出色都又周到細密從容慷慨兼而有之作者慘淡經營極游龍矯潔之致太史公得意筆也

## 許門節婦列傳

吳氏南靖崎溪儒家女許逢桂妻也逢桂叨進士閩卿公祚昌從孫世居漳浦之西郊景文里兄弟四人長逢春桂其次也三逢龍四濤籲于庠皆醇謹力學（老勁）能承祖父教在舊閥中最號有家法桂年十八娶吳年十四春結褵冬舉子時泰（二頓）未幾桂沒吳年十七自矢守孤親戚哀之而懼其難也吳從容鎮定喪次外罕聞哭泣聲惟孤兒飢飽寒暖飲飼衣服是節家中（專志字孤不問貲產節婦中之最得體者）貲產出入大小諸務悉聽翁姑及伯叔處分不參一

毫巳意時泰既就外傅猶躬爲執巾沐垢撫若嬰孩泰性孝能自立悲母之苦節也念非讀書莫可以成名報母者稍長善屬文娶婦蔡氏西林士人女與泰生同年亦純孝相得甚歡週年而有子一堂之上三代怡怡衆謂節婦功成矣亡何而泰卒年二十有一蔡晝夜號哭不欲生人勸之不止每哭輒嘔血謂姑曰母年甫三十四可撫孤孫成人兒夫婦不孝負罪相從地下耳血淚俱盡後泰一年而卒遺孤能振方一歲吳撫之衣食浣濯敎誨視撫兒時加謹能振舞

勺象每言及父泪涔涔事祖母奉命惟謹所親皆爲
歡慰吳亦竊復自慰謂此子之庶幾有成立也一年十
九將授室矣忽病沒吳拊膺呼大大慟曰吾年十七
哭夫守子三十四哭子守孫謂孫在予與夫俱在耳
今孫又亡三世拮据惟我一身我更何守哉絶而復
蘇自是哭不輟時輙昏暈與語多不省夫弟濤攜其
子時彰告以爲嫂立繼頷之而已遂不復起以雍正
癸卯夏卒年五十四行道聞者莫不隕涕欽其節而
哀其遇云時彰入繼時方十齡今成立矣

吳氏性娘逢桂妻族妹也年十六歸逢龍性和而能敬動止言笑事事有禮法似承理學家閨訓者逢龍沒氏年二十四遺孤時夏方五齡次時旭未及二歲自以孤幼舅姑在堂不可頃刻離凡十餘年不歸父母家雖父母強之不往也（得體）姑有疾氏籲天願以身代視湯藥卧起扶持疴癢抑搔徹晝宵衣不解帶者五（純孝）閱月或夫弟從子侍間歸已室然漏下三四鼓輒起有呻吟聲卽立至姑喪數日不食乃啜糜粥過時而哀（可憐）漸成疾久益病見者皆知其不永也時夏長授室

旣彌月吳扶病喟然發嘆吾今日可歸寧父母矣亟命駕之母家比還病益甚名二子曰昔不從汝父死者爲汝兄弟幼代汝父奉二老餘年耳今吾事已畢有婦可理中饋沒吾寧也汝兄弟事叔父母宜如父母愛諸兄弟宜如同胞敬守先訓勿替家聲吾與汝父含笑九原矣一時惟季娣林氏齊眉多子而長姒林氏仲姒吳氏皆青年撫孤氏將與之永訣也命兒婦皆肅以來談竟日悉處家格言可爲兒孫世世法又言我等妯娌同事數十載未嘗聞一間言不知後來

〇數〇語〇可〇垂〇爲〇家〇訓〇

〇惜〇不〇盡〇傳〇

〇讀〇者〇亦〇當〇爲〇淚〇下〇

人肯如此否灑淚握別家人旁觀無不泣下者以康
熙丙申冬李年四十二長姒林即逢春妻也逢春沒撫其四子少子時盛又歿林併撫孤孫今年近七十矣孫支蕃衍傳姑闕之以待來者
鍾氏邑文學鍾重華女年二十歸時盛有賢德內外
井井時盛力學有聲年二十八而歿鍾矢志栢舟撫
二孤八載以哀毀成疾而沒
論曰兩吳立節皆足撑持宇宙大吳之事自古鮮聞
哭夫哭子哭孫五十一年之間三歷奇慘孫亡何守
聞其語而不墜淚者非人也小吳純粹可爲禮宗功

成瞑目鹿水梁山此二氏大足增色矣蔡與鍾皆之死靡他以哀毀孀年不永合未亡人觀之何許門之多苦節也余聞大雪之後必有陽春苦節之家當有達者能無望於其後之孫子乎

必然之理

一門五節厥境已不可問況有撫兩代而無成者何辜于天俾至斯極同一苦節之中却又有幸有不幸也沈痛雅潔情文備至令覲者淚下涔涔不忍卒讀

# 海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顓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内則以古賢女（有志）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學問涵養使然）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黄士振（知禮）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碁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嘖嘖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半空霹靂）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拊膺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

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憾夫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爲節虧節辱親不孝尤大〔至理嚴正〕伯母侯氏孀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此說亦是〕節孝兩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爲孤弟在懷宗祀爲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已〔堅決〕遂絶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筒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至多方寬喻

慨然許諾父母以爲信防稍踈治觴欵舅忽而雷雨(感動)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瓜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了)雖甚雨而衣裾無沾糞日形神不改於篋内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步逐郎踪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廿有二日也年十八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于上憲以格(今新)于例未題旌檄遺致祭給匾褒之(例合矣)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埔之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内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

固已不薄矣泮氷未迨鶺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爲快也人生百年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烈女當日一決耳寫得有學有養秉禮守義毅然不可回細微曲折無所不到論曰死賢于生其得斯文之謂耶

# 潮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菊娘廣東潮陽人農民陳錫謙女也幼端重不妄笑語孜孜以紡績爲事鄉間俗樸無紛華惟春社蜡臘梨園歌舞婦女羣趨視爲遊樂女終日靜（貞靜）坐不出房闥固强之亦弗赴衆謂陳氏女不好遊云（過人）年及笄許配隣鄉萬阿一一故農家者流敦本尙實孝弟力穡兩家門戶既相當情性亦頗相宜雖男女（爲下文往覘張本）未追氷父母往來固歡然周洽也俄而阿一病女聞之憂形于色少飲食及病篤益憂甚竟日無一語寢（憂亦得體）

食俱廢一日晨起忽訃至其母以壻家相距不遠且
從容就義
平昔過從習熟倉皇走視之女沐浴更衣正襟坐牀
上取素帶爲繯挂牀楣間以頸投之凝然不動聲色
比母歸則見其端坐弗起呼之不應頗詫異就視之
死矣時康熙辛丑秋七月五日也女年十有七歲夫
不可少　鄉人亦可嘉
家求其屍合葬焉鄉人義之醵金爲立嗣且共磨石
表其墓

藍子曰往余攝篆潮陽陳女事已越七載矣寂寂未
有聞於余耳者蓋時當頻年荒歉後軍士方脫巾而

呼萑苻遍野獄訟充斥未暇一爲訪求而邑士大夫亦弗遑以此見示事機錯過旌典未膺深可惜也（眞可惜）庚戌秋有預修郡志之役邑孝廉陳君能夏共相晨夕始爲余言之因屬君確訪事實列入郡乘併潮陽邑志亦令載筆者修補陳烈女所以得傳于世孝廉君力也（歸功孝廉不沒人善）余既重自愧且更爲烈女幸焉

不事雕鏤自成文采以烈女從容就義事跡本佳無所庸藻繢耳作者好善之心盎然行墨之表

## 鄭烈婦傳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已子生與至良兄弟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勩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亞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釆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

提清　賢母　賢弟　賢嫂婦　好箇士類

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矢志養姑（孝節）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斬截）即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渾身毛角）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既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已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踞之（是一幅苦節圖即鐵石心肝亦爲墮淚）婦分得圃畝許襁子牽女荷鋤種溉於羣從娣姒間爲針黹爲磨舂易龠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

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洊饑流亡載道
婦拮据幸延殘喘（大有力量）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一生憾
其無去志百計窘之值族女與生之女鬭族女走依
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愬於父母皆鬭擒婦出
撻婦曰我知罪矣（可憐）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生猶
不肯已（橫逆極矣）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既歸房中念所
親毒虐無已（此時惟有一死）勢不可以復留潛然默坐夜出平日所
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為所覺（詳細）手持小釜火
起卽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

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令人腸寸寸斷）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欷歔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即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婦節全矣得其所哉）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屬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終不可泯）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節烈爲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春秋書法意味深長）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

旨遠其詞嚴蓋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柰何强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癉惡姑爲諱之卽鄭也亦志爲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爲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愼重　懸爲　旌表　得大　土腦可爲貞魂釋憾

鄭氏苦心苦節聞者酸鼻偏有此等不仁之親可恨極矣然年少守貞閱歷艱難不如烈烈一死較爲直截廣濟三呼聲聞千載誰謂烈婦不凜凜如生耶逼之乃所以成之最爲確論

##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堅定）有遺腹娠數月矣（接筆古雋）舅姑勸之延夫祀婦矍然輟泣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爲慶（性急）婦抱男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母反以藐孤累老人婦死有餘辜也即絕粒不食（如恐不）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

得男吾願畢矣絶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已而過此卽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尙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栢舟事姑盡孝教子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凌霜苦節亦壼內之完人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

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見任而傳舍其官者對之何如知矣許氏尚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敘次簡質不事捕張而烈婦通身精神奕奕楮上論中帶出許節婦尤見苦心生人無立傳之例得此齒及已不啻預爲立傳矣顯微闡幽維持風化不淺

# 貞烈張女傳

貞烈張女名慎娘廣東海豐人諸生張有惠女也許字謝復開之三子曰錫川復開與有惠同庠兩家皆詩禮門户相當意氣相投合錫川年少能讀書衆謂東牀不偶矣年十八未于歸而錫川病没女聞訃悲（成局在胸）慟慨然有殉亡志哀告父母請奔喪許之蓬頭易服（有見識）涕泣詣夫家執喪禮舅姑妯娌皆憐之念夫嗣未立（方不是一死了事者）未可死且父嬰痼疾恐以女故傷父心強啜粥朝夕哭奠久之無所言人莫能知其意也迨百日泣拜舅

姑請爲夫立後復開以次子之子繼之女仍歸母家侍父湯藥孝養周至及期年有惠疾已愈女復泣告父母請舅姑爲夫求塋地地既得女聞之欣然曰夫有後而塋有地吾事畢矣是夜投繯死時康熙五十有六年仲冬朔日也女年十有九歲兩家父母義之與錫川合葬焉

論曰巾幗爲名敎之于城吾於張女見之爲夫立節貞也不忍傷父心孝也汲汲求爲夫立後爲夫擇塋地仁也夫有後而塋有地慷慨赴死烈也女没後之

十五年海豐舊令尹王公廉其事于惠陽太守爲請
旌表余始得聞其詳嗚呼如此人者豈可以不膺旌
典哉

張女大有見識步步從容無一毫激烈氣及得死
所慷慨直截無一毫兒女氣可謂巾幗偉人

## 程節婦傳

程節婦福建漳浦人儒童許琫妻諸生程憲淳次女也年十九歸琫克盡婦道事舅姑祖姑甚敬謹逾年琫卒婦哀毀欲以身殉姑及祖姑弗忍也苦勸之婢清勤有遺腹娠請俟其產得男可延夫祀若女也別立嗣婦曰諾已而果得男婦喜曰夫有祀矣潛製新履及衣飾送終之具人問何爲答曰自備耳不孝不能終子職不以身後事累親也夫既小祥婦經營家事從容整楚人莫知其意尋自經死時康熙六十有